

晨光文學叢書

偷生

四世同堂
第二部



老舍創作

上册

堂同世四

—部二第—

生 偷

冊 上

作創舍老

版初月一十年六四九一

必翻 所版
究印 有權

元十四幣國價定冊每

春天好似不管人間有什麼悲痛，又帶着牠的溫暖與香色來到北平。地上與河裏的冰很快的都化開，從河邊與牆根都露出細的綠苗來。柳條上綴起鵝黃的碎點，大雁在空中排開隊伍，長聲的呼應着。一切都有了生意，只有北平的人還凍結在冰裏。

苦了小順兒和妞子。這本是可以買幾個模子，磕泥罈罈的時候。用黃土泥磕好了泥人兒，泥餅兒，都放在小凳上，而後再從牆根採來葉兒還捲着的香草，擺在泥人兒的前面，就可以唱了呀：『泥泥罈罈泥人兒哪，老頭兒喝酒，不讓人兒哪！』這該是多麼得意的事呀！可是，媽媽不給錢買模子，而當挖到了香草以後，唱着『香香蒿子，辣辣罐兒哪』的時候，父親也總是不高興的說：『別嚷！別嚷！』

他們不曉得媽媽近來爲什麼那樣吝嗇，連磕泥罈罈的模子也不給買。爸爸就更奇怪，老那麼橫虎子似的，說話就瞪眼。太爺爺本是他們的『救主』，可是近來他老人家也彷彿變了

樣子。在以前，每逢柳樹發了綠的時候，他必定帶着他們到護國寺去買赤包兒秧子，葫蘆秧子，和什麼小盆的『開不够』與各種花仔兒。今年，他連蘿蔔頭，白菜腦袋，都沒有種，更不用說是買花秧去了。

爺爺不常回來，而且每次回來，都忘記給他們帶點吃食。這時候不是正賣豌豆黃，愛窩窩，玫瑰棗兒，柿餅子，和天津蘿蔔麼？怎麼爺爺總說街上什麼零吃也沒有賣的呢？小順兒告訴妹妹：『爺爺準是愛說瞎話！』

祖母還是待他們很好，不過，她老是鬧病，哼哼唧唧的不高興。她常常念道三叔，盼望他早早回來，可是當小順兒自告奮勇，要去找三叔的時候，她又不准。小順兒以為只要祖母准他去，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來。他有把握！妞子也很想念三叔，也願意陪着哥哥去找他。因為這個，他們小兄妹倆還常拌嘴。小順兒說：『妞妞，你不能去！你不認識路！』妞子否認她不識路：『我連四牌樓，都認識！』

一家子裏，只有二叔滿面紅光的怪精神。可是，他也不知怎麼老不回來。他只在新年的時候來過一次，大模大樣的給太爺爺和祖母磕了頭就走了，連一斤雜拌兒也沒給他們倆買

來。所以他們倆拒絕了給他磕頭拜年，媽媽還直要打他們；臭二叔！胖二孀根本沒有來過，大概是，他們猜想，肉太多了，走不動的緣故。

最讓他們羨慕的是冠家。看人家多麼會過年！當媽媽不留神的時候，他們倆便偷偷的溜出去，在門口看熱鬧。哎呀，冠家來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！每一個都打扮得那麼花哨好看，小妮子都看呆了，嘴張着，半天也閉不上！她們不但穿得花哨，頭和臉都打扮得漂亮，她們也都非常的活潑，大聲的說着笑着，一點也不像媽媽那麼愁眉苦眼的。她們到冠家來，手中都必拿着點禮物。小順兒把食指含在口中，連連的吸氣。小妮子『一、二、三，』的數着；她心中最大的數字是『十二』，一會兒她就數到了『十二個瓶子！十二包點心！十二個盒子！』她不由的發表了意見：『他們過年，有多少好吃的呀！』

他們還看見一次，他們的胖孀子也拿着禮物到冠家去。他們最初以為她是給他們買來的好吃食，而跑過去叫她，她可是一聲也沒出便走進冠家去。因此，他們既羨慕冠家，也恨冠家——冠家奪去他們的好吃食。他們回家報告給媽媽：趕情胖孀子並不是胖得走不動，而是故意的不來看他們。媽媽低聲的囑咐他們，千萬別對祖母和太爺爺說。他們不曉得這是為

了什麼，而只覺得媽媽太奇怪；難道胖二孀不是他們家的人麼？難道她已經算是冠家的人了麼？但是，媽媽的話是不好違抗的，他們只好把這件氣人的事存在心裏。小順兒告訴妹妹：『咱們得聽媽媽的話喲！』說完他像小大人似的點了點頭，彷彿增長了學問似的。

是的，小順兒確是長了學問。你看，家中的大人們雖然不樂意聽冠家的事，可是他們老喃喃咕咕的講論錢家。錢家，他由大人的口中聽到，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。錢少奶奶回了娘家，那位好養花的老頭兒忽然不見了。他上哪兒去了呢？沒有人知道。太爺爺沒事兒就和爸爸喃喃這回事。有一回，太爺爺居然爲這個事而落了眼淚。小順兒忙着躲開，大人們的淚是不喜歡教小孩子看見的。媽媽的淚不是每每落在廚房的爐子上麼？

更教小順兒心裏跳動而不敢說什麼的事，是聽說錢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，預備租給日本人。日本人還沒有搬了來，房屋可是正在修理——把窗子改矮，地上換木板好擺日本的『榻榻密』。小順兒很想到一號去看看，又怕碰上日本人。他只好和了些黃土泥，教妹妹當泥瓦匠，建造小房子。他自己作監工的。無論妹妹把窗子蓋得多麼矮，他總要挑剔：『還太高！還太高！』他捏了個很小的泥人，也就有半寸高吧。『你看看，妹，日本人是矮

子，只有這麼高呀！』

這個遊戲又被媽媽禁止了。媽媽彷彿以為日本人不但不是那麼矮，而且似乎還很可怕；她為將要和日本人作鄰居，愁得什麼似的。小順兒看媽媽的神氣不對，不便多問；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毀掉，他也把那個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小球，扔在門外。

最使他們倆和全家傷心的是常二爺在城門洞裏被日本人打了一頓，而且在甕圈兒裏罰跪。

常二爺的生活是最有規律的，而且這規律是保持得那麼久，倒好像也是大自然的一個鐘擺，老那麼有規律的擺動，永遠不倦怠與停頓。因此，他雖然已經六十多歲，可是他自己似乎倒不覺得老邁；他的年紀彷彿專為給別人看的，像一座大鐘那樣給人們報告時間。因此，雖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飯，住的是一升火就像磚窰似的屋子，穿的是破舊的衣裳，可是他，自青年到老年，老那麼活潑結實，直像剛挖出來的一個紅蘿蔔，雖然帶着泥土，而鮮伶伶的可愛。

每到元旦，他在夜半就迎了神，祭了祖，而後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餛飩餃子

——他的那點豬肉必須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財神，才作一頓元寶湯的。吃過了素餡餃子，他必須熬一通夜。他不賭錢，也沒有別的事情，但是他必須熬夜，爲是教灶上老有火亮，貼在壁上的灶王爺面前老燒着一線高香。他並不信灶王爺與財神爺真有什麼靈應，但是他願屋中有點光亮與溫暖。他買不起鞭炮，與成片的大紅燭，他只用一線高香與灶中的柴炭，迎接新年，希望新年與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。後半夜，他發睏的時候，他會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；經涼風兒一吹，他便又有了精神。進來，他抓一把專爲過年預備的鐵蠶豆，把牠們嚼得礮礮的響。他並不一定愛吃那些豆子，可是真滿意自己的牙齒。

天一亮，他勒一勒腰帶，順着小道兒去『逛』大鐘寺。沒有人這麼早來遶廟，他自己也並不希望看見什麼豆汁攤子，大糖葫蘆，沙雁，風車與那些紅男綠女。他只是爲走這麼幾里地，看一眼那座古寺；只要那座廟還存在，世界彷彿就並沒改了樣，而他感到安全。

看見了廟門，他被折回來，沿路去向親戚朋友拜年。到了十點鐘左右，他回到家，吃點東西，便睡一個大覺。大年初二，很早的祭了財神，吃兩三大碗餛飩，他便進城去拜年，那家必是頭一家。

今年，他可是並沒有到大鐘寺去，也沒到城裏來拜年。他的世界變了，變得一點頭腦也摸不着。夜裏，遠處老有槍聲，有時候還打炮。他不知道是誰打誰，而心裏老放不下去。像受了驚吓的小兒似的，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。有的時候，他的和鄰居的狗都拚命的叫，叫得使人心裏發顫。第二天，有人告訴他：夜裏又過兵來着！什麼兵？是我們的，還是敵人的？沒人知道。

假若夜裏睡不消停，白天他心裏也不踏實。謠言很多。儘管他的門前是那麼安靜，可是只要過來一輛大車或一個行人，便帶來一片謠言。有的說北苑來了多少敵兵，有的說西苑正修飛機場，有的說敵兵要抓幾千名快子，有的說沿着他門前的大道要修公路。抓快？他的兒子正年輕力壯啊！他得設法把兒子藏起去。修公路？他的幾畝田正在大道邊上；不要多，只佔去他二畝，他就受不了！他決定不能離開家門一步，他須黑天白日盯着他的兒子與田地！

還有人說：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兩三個村子，因為那裏窩藏着我們的游擊隊。這常二爺想，不能是謠言；半夜裏的鎗聲炮響不都是在西北麼？他願意相信我們還有游擊隊，敢和日本鬼子拚命。同時，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敵人給屠了。想想看吧，德勝門關廂的監獄不

是被我們的游擊隊給砸開了麼？他的家離德勝門也不過七八里路呀！屠村子是可能的！

他不但聽見，也親眼看見了：順着大道，有許多人從西北往城裏去，他們都扶老攜幼的，挑着或背着行李。他打聽明白：這些人起碼都是小康之家，家中有房子有地。他們把地像白給似的賣出去，放棄了房子，搬到城裏去住。他們怕屠殺。這些人也告訴他：日本人將來不要地稅，而是要糧食，連稻草與麥稈兒全要。你種多少地，收多少糧，日本人都派人來監視；你收糧，他拿走！你不種，他照樣的要！你不交，他治死你！

常二爺的心跳到口中來。背着手在他的田邊上繞，他須細細的想一想。他有智慧，可是腦子很慢。是不是他也搬進城去住呢？他向西山搖了搖頭。山，他，他的地，都永遠不能動！不能動！真的，他的幾畝地並沒給過他任何物質上的享受。他一年到頭只至多吃上兩三次豬肉，他的唯一的一件禮服是那件洗過不知多少次的藍布大褂。可是，他還是捨不得離開他的地。離開他的地，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現在好，他也不一定快活。有地，才有他會作的事；有地，他才有了根。

不！不！什麼都也許會遇見，只有日本人來搶莊稼是謠言，地道的謠言！他不能先信謠

言，吓嚇自己。看着土城，他點了點頭。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時代的遺蹟，而只曉得他自幼兒就天天看見牠，到如今牠也還未被狂風吹散。他也該像這土城，永遠立在這裏。由土城收回眼神，他看到腳前的地，麥苗兒，短短的，黑綠的麥苗兒，一隴一隴的一直通到鄰家的地，而後又連到很遠很遠的地，又……他又看見到西山。謠言！謠言！這是他的地，那是王家的，那是丁家的，那是……西山；這才是實在的！別的都是謠言！

不過，萬一敵人真要搶糧來，怎麼辦呢？即使不來搶，而用兵馬給踐踏壞了，怎麼辦呢？他想不出辦法！他的背上有點癢，像是要出汗！他只能晝夜的看守着他的地。有人真來搶劫，他會拚命！這麼決定了，他又高興一點，開始順着大道去揀馬糞。揀着一堆馬糞，他就回頭看一看他的地，而後告訴自己：都是謠言，地是丟不了的！金子銀子都容易丟了，只有這黑黃的地土永遠丟不了！

快到清明了，他更忙了一些。一忙，他心裏反倒踏實了好多。夜裏雖還時時聽到鎗聲，可是敵人並沒派人來要糧。麥苗已經不再爬在地上，都隨着春風立起來，油綠油綠的。一行的綠麥，鏗着一條條的黃土，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看呢？再看，自己的這一塊地，收

拾得多麼整齊，麥隴有多麼直溜！這塊地的本質原不很好，可是他的精神與勞力却一點不因土壤而懈怠。老天爺不下雨，或下雨太多，他都無法挽救旱潦；可是只要天時不太壞，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，不省下一滴汗。看看他的地，他覺得應當驕傲，高興！他的地不僅出糧食，也表現着他的人格。他和地是一回事。有這塊地，連日月星辰也都屬於他了！

對祁家那塊地，他一點也不比自己的那塊少賣力氣。『快清明了！』他心中說：『應當給他們拍一拍坟頭！誰管他們來不來燒紙呢！』他給坟頭添了土，拍得整整齊齊的。一邊拍，一邊他想念祁家的人，今年初二，他沒能去拜年，心中老覺得不安。他盼望他們能在清明的時節來上坟。假若他們能來，那就說明了城裏的人已不怕出城，而日本人搶糧的話十之八九是謠言了。

離他有二里地的馬家大少爺鬧嗓子，已經有一天多不能吃東西。馬家有幾畝地，可是不够吃的，多虧大少爺在城裏法院作法警，月間能交家三頭五塊的。大少爺的病既這麼嚴重，全家都慌了，所以來向常二爺要主意。常二爺正在地裏忙著，可是救命的事是義不容辭的。他不是醫生，但是憑他的生活經驗與人格，鄰居們相信他或者比相信醫生的程度還更高一

些。他記得不少的草藥偏方，從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，既省錢又省事。在他看，只有城裏的人才用得着醫生，唯一的原因是城裏的人有錢。對馬家少爺的病，他背誦了許多偏方，都覺得不適用。鬧嗓子是重病。最後，他想起來六神丸。他說：

『這可不是草藥，得上城裏買去，很貴！』

貴也沒辦法呀，救命要緊！馬家的人從常二爺的口中聽到藥名，彷彿覺得病人的命已經可以保住。他們絲毫不去懷疑六神丸。只要出自常二爺之口，就是七神丸也一樣能治病的。問題也在哪兒去籌幾塊錢，和託誰去買。

七拚八湊的，弄到了十塊錢。誰去買呢？當然是常二爺。大家的邏輯是：常二爺既知道藥名，也就必知道到哪裏去買；而且，常二爺若不去買，別人即使能買到，恐怕也會失去效驗的！

『得到前門去買呀！』常二爺不大願意離開家，可又不便推辭，只好提出前門教大家考慮一下。前門，在大家的心中，是個可怕的地方。那裏整天整夜的擁擠着無數的人，馬車輛，動不動就會碰傷了人。還有，鄉下的土財主要是想進城花錢，不是都花在前門外麼？那裏有

穿着金線織成的衣服的女人，據說這種女人『吃』土財主十頃地像吃一個燒餅那麼容易！且，前門離西直門還有十多里路呢。

不過，唯其因為前門這樣的可怕，才更非常二爺出馬不行。嘴上沒有鬍鬚的人哪能隨便就上前門呢！

常二爺被自己的話繞在裏邊了！他非去不可！衆望所歸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揣上那塊錢，他勒了勒腰帶，準備進城。已經走了幾步，有人告訴他，一進西直門就坐電車，一會兒就到前門。他點了點頭，而心中很亂；他不曉得坐電車都有多少手續與規矩。他一輩子口曉得走路，坐車已經是個麻煩，何況又是坐電車呢！不，他告訴自己，不坐車，走路是最妥當的辦法！

剛一進西直門，他就被日本兵攔住了。他有點怕，但是決定沉住了氣。心裏說：『我是天字第一號的老實人，怕什麼呢？』

日本人打手式教他解開懷。他很快的就看明白了，心中幾乎要高興自己的沉着與聰明。在解鈕扣之前，他先把懷中掖着的十塊錢票子取了出來，握在手中，心裏說：『除了這個，

準保你什麼也搜不着！有本事的話，你也許能摸住一兩個蟲子！」

日本人劈手把錢搶過去，回手就是左右開弓兩個嘴巴。常二爺的眼前飛起好幾團金星。『大大的壞，你！』日本兵指着老人的鼻子說。說罷，他用手捏着老人的鼻子，往城牆上拉；老人的頭碰在了牆上，日本兵說：『看！』

老人看見了，牆上有一張告示。可是，他不認那麼多的字。對着告示，他嚥了幾口氣，怒火燒着他的心，慢慢的他握好了拳。他是個中國人，北方的中國人，北平郊外的中國人。他不認識多少字，他可是曉得由孔夫子傳下來的禮義廉恥。他吃的是糠，而道出來的是仁義。他一共有幾畝地，而他的人格是頂得起天來的。他是個最講理的，知恥的，全人類裏最拿得出去的人！他不能這麼白白的挨打受辱，他可以不要命，而不能隨便丟棄了『理』！

可是，他也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。慢慢的，他把握好的拳頭又放開了。他的鄰居等着吃藥呢！他不能只顧自己的臉面，而忘了馬少爺的命！慢慢的，他轉過身來，像對付一條惡狗似的，他忍着氣央求：『那幾塊錢是買藥的，還給我吧！那要是我自己的錢，就不要了，你們當兵的也不容易呀！』

日本兵不懂他的話，而只向旁邊的一個中國警察一弩嘴。警察過來拉住老人的臂，往甕圈裏拖。老人低聲的問：『怎麼回事？』

警察用很低的聲音，在老人耳邊說：『不准用咱們的錢啦，一律用他們的！帶着咱們的錢有罪！好在你帶的少，還不至於有多大的罪過。得啦，』他指着甕圈內的路旁，『老人家委屈一會兒吧！』

『幹什麼？』老人問。

『跪一會兒！』

『跪？』老人從警察手中奪出胳膊來。

『好漢不吃眼前虧！你這麼大的年紀啦，招他槌吧一頓，受不了！沒人笑話你，這是常事！多虧咱們的軍隊打回來，把這羣狗養的都殺絕！』

『我不能跪！』老人挺起胸來。

『我可是好意呀，老大爺！論年紀，你和我父親差不多！這總算說到家了吧？我怕你再挨打！』